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內則衍義卷四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教之道

教子

內則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三日始負子男射

女否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謹按古人教子之道甚豫當其將生妻則避夫之正寢而不敢居夫則日使人再問而無或慢及乎動作之際對夫者甚恭既生之時問妻者仍再且齋必致其嚴室必謹其入負見必定其期射否必辨其名以至大夫士妻食子又有辨無往非禮豈非教之始乎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矢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禮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謹按此國君世子生之禮也夫人使人以生世子告君君用太牢以接之而宰則掌其具遂於三日之内擇日之良者以行禮復卜士之吉者使豫齊至日朝服於寢門之外承世子而抱之又以男子上事天下

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射人以弧矢行射禮而用桑與蓬以取質素之意射畢保母受世子而抱之宰乃加禮於抱子之士而賜以束帛於是卜士之妻大夫妾之有乳者吉則使乳世子三年至公宫吉辭而出君必勞賜之然禮莫重於辨嫡庶故又言非冢子則遞降一等自國君達乎大夫士庶無不然者凡牛羊豕全為太牢羊豕為少牢特則一牲觀古禮於舉子之初其繁重詳辨如此教誨之意已寓於其中矣

又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謹按此教子之始也爲别室以居孺子擇於衆妾及傅御之可用者爲子師以教其德性寛裕慈惠温良皆仁之德恭慎寡言皆敬之德仁且敬爲天子諸侯之道備矣爲卿大夫之道亦備矣故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初乃世之愛幼子者徒撫以慈而不導以正始而忍於小既而忍於大始而肆於小既而肆於大卒

至縱惡而莫救傷恩而無益乃悔其始之失教又何及乎

又曰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

諸母名遂適寢夫入食如養禮

又曰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

又曰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謹按此卿大夫見子名子之禮也子生三月之末擇吉日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男留於頂之兩角女於頂上留橫直各一道或男留於頂之左女留於頂

之右是曰妻以子見父大夫以上則為衣服士以下則漱澣而服之凡家之男女皆夙興沐浴衣服具食如每朔日所用之食夫入側室之門升自東階西面而立妻抱子出房當楣東面而立姆助妻先言曰母某敢用是日敬以孺子見夫對曰當教之以敬使有所率乃以一手執子之右手以一手承子之頦而命之名妻對曰記所命之言使之有成對訖妻遂轉身西南向以子授師子師以子名徧告於分畀之諸婦

分尊之諸母妻於是離側室而往夫之寢室夫入與
共食如初婚饋養之禮夫乃以子名告於家之宰宰
以子名徧告同族之男遂用竹策書曰某年某月某
日某生而藏於家之書府宰又告二十五家之閭史
閭史書二策一藏閭府一獻二千五百家之州史州
史獻之州伯州伯命藏於州府若子生而祖在則家
統於尊祖命以名其禮以子見父但無命之之辭此
又以明尊卑之分也夫三月之子亦甚幼矣而見之

名之其禮之多如此是亦寓教之意耳

又曰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於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又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又曰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謹按此國君見子名子之禮也三月翦髮留鬌皆同而夫人所生之世子則見於正寢是日君與夫人皆沐浴朝服立於東階西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有命辭禮畢降階而退夫人所生之次子則見於外寢君名之其禮如前而無命辭若庶子生三月其母沐浴朝服見君贊禮者以子見於君之外寢君有

賜母之貴者其子則君名之母之賤者其子則君使有司名之皆無命辭凡世子君與夫人未禮食而見次子庶子君與夫人禮食畢而見或執其右手或撫其首雖皆親愛之意而亦有别焉至於國君之名子則不用日月及國名之難諱者不用隱疾之不祥者大夫士之名子則不敢與君世子同要而論之世子與次子異夫人之子與妾之子異貴妾之子與賤妾之子異其辨名分者甚嚴而命名之法又如是其慎

蓋不待他日齒讓於學而所以教之道已見其端矣

又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

謹按人之少時皆賴父母之力以成立即至壯而老必守父母之教以終身故禮著教子之道甚備為父者固當以是為訓而為母者亦必究心於此焉如數之一至十百方之南北東西皆日用之切而易曉者故六歲以此教之至漸有知覺教之以男女之別長幼之序及朔望六甲之日至十歲則有事於學矣故教之書字筭數朝夕學幼事長之儀請於長者以習乎簡易信實若衣則不以帛為襦袴恐體幼而衣太

温傷陰氣也至十三歲則學樂與詩及文舞之勺至十五歲成童則學射與御及武舞之象至二十歲則學文武俱備之大夏孝弟以敦其本廣博以充其學厚自勉於已而不敢為師蓄其德於內而不敢輕出至三十歲娶妻始理男子當為之職業於學無所不博不拘於方然又當遜順於友而觀其所志以自考至四十歲始仕行其常事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家而行止一準於道至五十歲則君命之為大夫

而統一官之政至七十歲則致其事於君而告老要而論之父母之所以教子與子之所以自勉者莫非崇禮讓惇孝弟忠君交友之道而終始於學凡為母者父在則佐父以教其子父沒則躬自教其子子雖少教之勿過於慈子既壯教之必合於道古之聖帝明王賢公卿大夫士多有得諸母儀者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可不慎歟

帝王世紀曰禹娶塗山氏名曰攸女生啟

謹按堯舜皆官天下而禹則家天下非聖人之私其子也惟禹之子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傳載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塗山氏獨明教訓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嗣為天子持禹之功而不隕則啟之賢蓋成於聖母者居多向使禹既為國忘家不能時誨其子塗山氏又姑息而不教何以綿有夏四百年之統哉

詩大明之二章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詩思齊之首章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謹按周文武二王道法治法雖皆父作子述然亦本母教焉太任之性誠一端莊維德是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太姒之性貞靜慈惠備盡婦道能嗣太任之美德生十男太姒教之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夫子未生而教已行子克肖而教彌謹宜乎

聖王相繼國祚獨長矣

詩元鳥章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閟宫之首章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謹按古之大聖人多生於聖母而其生亦有異乎常人者如商之始祖契詩有元鳥降之文周之始祖后稷詩有履帝武之文考諸傳註言簡狄之性敦仁勵翼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教之理

順之序契率其教為司徒始封於殷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稼穡及棄長教之種植為后稷始封於邰夫二妃各有至德又皆能教其子商家六百年之祚周家八百年之歴葢已兆於此矣眷德者天修德者人豈徒始生之禎祥而已乎

漢文帝母薄太后吳人文帝孝事太后甚謹太后疾日夜侍不交睫不解衣帶寢上湯藥必親絳侯周勃以變告下吏急門后聞大怒文帝朝以冒絮提帝曰絳侯綰

皇帝璽將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耶何憒憒也帝免冠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絳侯得赦復爵邑

唐憲宗郭皇后汾陽王子儀孫女也後為皇太后至武宗頗喜畋遊角武力嘗入侍請於太后曰敢問如何而可以為盛天子矣太后曰諫臣章疏當審覽度可用用之即拂意召宰相平之毋拒直言毋納誣言以忠良為腹心則盛天子矣帝再拜受教還宮索諫書讀往往諫

遊獵自是遊畋遂稀

宋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定州安喜人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拜太后於堂下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為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謹按漢唐之書載母儀頗略宋史則賢哲彬彬矣今

觀溥太后之教保全功臣郭太后之教容諫諍親忠良杜太后之教不以居尊為樂而以失馭為憂皆治道之要者漢文帝率誨而致盛理宋太祖受教而開大業唐武宗因太后之訓讀諫書而省遊獵毋教之嘉賴不亦大乎

遼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綽北府宰相遜之女也聖宗嗣位尊為皇太后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羣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明信

將士用命聖宗稱遼盛主太后教訓為多

金睿宗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烏格仕遼官至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選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歿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

金顯宗孝懿皇后圖克坦氏廣平郡王貞之女也初為太子妃生章宗世宗臨視宴甚歡又賜御服佩刀等物謂顯宗曰祖宗積慶且皇后隱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謂李石赫舍哩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

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瑪達格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為章宗小字章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章宗時問安見事有未當者必加嚴誡

元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名察伯鴻吉哩氏濟寧忠武王阿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為皇后至元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衆皆歡甚唯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

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
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名后視之后徧視即
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
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

謹按遼之聖宗金之二宗並稱聖主然皆有母訓焉
史稱蕭太后通達治道李后明敏剛正圖克坦后清懿
好禮益其識有過人者若元始祖皇后鑒宋之亡而
諄諄為子孫慮豈非曠古卓識耶推其意不以混一

為喜不以蓄貯為念則所以遺子孫者必皆積功累仁賤貨貴德之事雖不言教而教之道莫深於此矣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始嬰為東陽令素稱長者後去官秦二世皇帝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强立之縣中從者二萬人欲立嬰為王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日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

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
晉涼武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天水兾人也幼好學清辨
有志節為元盛繼室撫前妻子踰於已生元盛之創業
也謀畧多所毗賛及元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
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靜以
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窺覦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
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以來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
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

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德業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見勞之對甚不遜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死生理之大一何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遄死豈憚斧鉞之禍求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

嘉之為子茂䖍聘其女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䖍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否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託身異域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

謹按羣雄紛爭之際豫審成敗雖智士猶或難之乃

陳嬰之母知其子之不可為王李士業之母知其子之不能敵隣國何明哲也嬰從母訓卒享封侯之榮士業不從母訓竟取亡國之禍一成一敗可為鑒戒若士業之母不屈於强鄰堅意歸北其志節尤為卓特始而不敢殺終而不能追即强鄰亦為之屈矣使子孫能如其母何至覆滅流離乎

魯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為威魯國

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

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名而問焉於是名而語之曰吾使爾子之齊今特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内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保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

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

悅矣失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賫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

楚子發母者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絶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

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容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人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精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楚孫毋者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然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

謹按春秋列國葢多賢母焉臧孫氏之母則以好盡

人力寡恩窮戚咎其子范氏之母則以伐功施勞乘偽行詐咎其子子發之母則以士卒饑困主將康樂咎其子咎之所以教之也至孫氏之母稱陰德陽報天高聽卑雖若寬其子之憂豈非教其子以德哉考臧文仲子發范氏三子皆當時貴臣及世族孫叔敖則起寒士致高位是知處貴者不可以不恤民處賤者不可不修行親之立教固當嚴子之奉教尤當謹賤而修德必貴且顯親揚名有不止於貴者貴而失

德必賤且辱親禍身有不止於賤者可不慎哉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如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元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母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景伯仕為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

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隋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於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

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視事母輒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

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狥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惰於公政内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

於地下乎善果歷任州郡内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由此克己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

徵授光禄卿

謹按治民之道威之以刑不若御之以禮化之以德雋母之於子録囚有所平反則喜無所出則怒鄭母之於子視事剖斷合理則悦妄加嗔怒則泣房母之於子則召其所部不孝子使觀其子孝養以化之此

豈晚世俗吏武健嚴酷之治哉夫民性本善非皆昧良心而抗上令也濫刑以迫之非理以虐之而德禮之教無聞焉雖欲改過其道無由然則為吏者豈可不佩三母之訓哉且夫愛民盛德也順親高行也民戴之親悅之二善備焉亦在乎勉之而已

魯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

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理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户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

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反太早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夫人諸姬皆師之

晉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子女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睦晏等每欲

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之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爲晉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憲年六十六卒

晉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魏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會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爲吾國憂今日難至我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慮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

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頸謂之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懼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軍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

明皇帝臨崩把太子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謹按賢母之教其子未有不出於大道者魯母師之

教以信晉嚴氏之教以禮辛氏之教以孝義仁恕是皆聖賢所垂訓也且母師教子而及其婦嚴氏教子而及其女與從子辛氏教子而及其弟豈非大道既明則良訓彌廣乎若夫著太子代君主國之義辨屬吏死難從衆之職辛氏尤稱篤論而料何鄧之敗察司馬之情其卓見則一也雖賢人哲士何多讓焉

齊田稷子之母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所得之

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今子反是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

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晉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績紡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我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唐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廪米量之三斛而贏問於畬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謹按君子之事其親也以道義養不以貨利養田稷子之母所却至百鎰之金陶母李母所絕至一卌之鮓數升之米蓋康以事君雖可欲至多而不顧潔以持己雖所爭至細而必嚴立教如此豈復有敗檢之

子哉嗟夫不義之物以之養親且不可世之服官者乃有棄名節溺財賄如孟子所謂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為之者是誠何心恐不可以對君并不可以對親矣抑又論之三母之誨高風相等若陶母之截髪雖見清困之素然残親之遺體以成子之令名非道之正者其子卒以功名顯而不以道德顯殆亦教之未純乎

周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

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

晉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之母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

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
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鬒
黑而甚美光可鑑人名曰元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實
有豕心忿戾毋期貪婪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
以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
向懼而不敢娶晉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侍者謁之

叔姬曰長姒産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

魯敬姜子文伯卒敬姜戒諸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諸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静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

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

謹按諸侯公卿大夫之好內者旣求其美又樂其多以為姑縱吾欲奚遽召禍而不知覆國破家恒必由之觀密康公之母謂女三為粲王猶不堪况其下焉者敢多擁姝麗乎叔向之母論女禍尤詳夫以后夔之賢與稷契皋陶伯益同佐聖主乃契啟啟祚稷開周歷皋陶之後傳為英六伯益之後封於秦而夔竟絕祀禍福何啻天淵也使凡為母者皆如二母之訓

其子為子者皆遵二母之格言豈後有耽色而致禍者哉至敬姜戒諸妾以明其子之令德是則士大夫身沒之後猶不可蒙好內之名況生存之日可以縱欲彰聞耶輕則貽惡名重則受大禍有母儀之責者於好內之子毋姑息可也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也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

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曰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者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毋置之吾計也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曰否也括既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為仁智

漢河南太守嚴延年母東海人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

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傳屬縣
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嘗從東海來
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
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
聞仁義教化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致威豈
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御歸府舍母畢
正席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

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歸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咸餘為府丞所章許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湯以文法事漢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湯不能悛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武帝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

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

謹按大學引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有義方之責者且不能知況母乎乃趙括之敗死嚴延年之被戮張湯之自殺其母皆蚤知之特無如誨之諄諄聽之藐藐也若趙母論將法嚴母論天道張母論大臣之體所見尤遠乃趙孝成王以趙母為仁智是悟括之不肖矣而漢武帝於張母則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豈猶以湯為賢乎其見反不及東海人之於嚴母矣或

曰張母薄葬殆以激帝怒而報子仇也是亦人情然

觀湯生時母數責怒殆非任術而修怨者

御定内則衍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内則衍義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吴啟晋

御定内則衍義卷五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教之道

勉學

宋真宗章獻明肅劉皇后益州華陽人也李宸妃生仁宗后以為已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仁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太后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以

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之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
謹按學莫盛於宋非獨儒臣輩出葢代有令主開之
當仁宗時已尊經學古矣然詔名儒講經史之諭則
發自劉太后良以人主之德業尤重於即位之始始
而崇儒嗜學則聲色遊觀諸事不足以奪其志而損
其德否則不謹於始必荒於終且理學之儒臣疎則
功利之小人進治亂之幾係焉此太后之所以汲汲
也史稱仁宗於太后慈孝無間葢實有以教之豈特

撫視篤至而已哉

鄒孟母者孟軻之母也其舍近墓孟子之少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

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中道廢而不為者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遂成天下名儒

宋歐陽修母鄭氏廬陵人年二十九而寡親教其子家貧無紙以荻作筆畫地為書後修卒成大儒

宋程顥程頤母向氏河南人明於經所親教其子嘗令學書署伯子顥曰顏撰叔子頤曰處士

謹按聖賢之學至鄒孟子而道益明至宋歐陽子二程子而傳愈廣然皆有母訓焉以孟子之賢母未徙舍尚為陋習所染母未斷織猶以淺學自安則凡訓子者安可憚遷徙之勞縱姑息之愛哉歐陽氏之家甚貧其母不困困而弛教程氏之家麤足其母不耽安而失學葢皆有孟母之遺風焉夫教其子應文詞之科登貴顯之位皆未足以不朽獨三母之教子使之追蹤聖賢究心理學道明於天下功被於後世豈

非千古教子之極則與

宋蘇軾母程氏眉山人嘗夜讀漢史至范滂傳喟然而嘆軾時幼侍側謂母曰某若為滂夫人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獨不能為滂母哉軾後為名臣文章著於天下

元虞集母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也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集與弟槃隨父汲於嶺外干戈中無書籍可携

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集後以文章為元名家

謹按理學而下其次莫如文章然非有益於國家可傳於後代則不是貴宋之蘇軾元之虞集所著章疏之類多關切政務通達治體其他文辭並有法度後學皆誦述之然史稱蘇母讀史虞母通經所得於慈幃之訓者豈淺鮮哉至蘇母勵其子以學先賢如范

滂之蒙難而勿顧虞母當干戈擾攘不誨其子以苟且之學而必以聖經賢傳授之是皆卓然有丈夫之識若二子立朝終稱名臣亦可謂能顯親揚名者矣

北魏房景伯母崔氏清河人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為當世名士

宋蒲卣母任氏南宫人知書里中號任五經自教其子卣中元豐間進士累官大夫

遼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女秀才目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雍睦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樸抱質皆以賢位宰相贈陳氏魯國夫人

元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監豐潤縣元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即自投於塹主

者怒拔佩刀三刃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携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紝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謹按諸母所遇不同而訓子以成立則同夫名位之大小時勢之安危是有數焉士君子所可自恃者學耳房母蒲母邢母皆淹通經史出所素習以導其子周氏史不稱其知書然觀其臨難致命非明於理道者不能然則為母者欲淑其子固當先習於正學為子者欲光其母尤當自勉於大成也

魯公父文伯出學而還其母季敬姜側目而盻之見其友上堂從後堦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名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綝絶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髪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興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巳者也

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者皆黃髮兒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北魏鉅鹿魏緝母房氏訓導其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

謹按勉學之道著於傳記甚多然舉其要則曰毋友

不如已者蓋友之德業出我上必日思企而及之學不期進而進矣友之德業出我下則無以益我而易於自滿學不期退而自退矣敬姜之論得聖賢心法魏母亦有見於大道為人子者觀二母之深心思兩子之悔謝不如已者且不可交而況於損已者乎

訓忠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陵始為縣邑豪漢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高祖項羽

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乃伏劒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奮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專爵五世

晉何無忌母劉氏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元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劉氏察其舉措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

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汝能如此吾雖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説桓元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唐董昌齡母楊氏世居蔡昌齡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皃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郾城令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皃為忠臣吾死不恨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憲宗喜

即拜鄜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
帝嗟嘆元濟因楊欲殺者屢矣及蔡平而母在陳許節
度使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謹按傳稱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士君子忠朝廷定邦
國此孝之大者然親之愛子莫不喜其安常而憂其
遇變自非秉忠義之性具明達之識孰能為子決順
逆辯興廢哉漢楚之際項羽屢勝東晉之亂桓元甚
强至唐吴元濟世擁節鉞犯順夷兵王師屢討之不

下當時智勇之士或未決所從乃王母知漢高之必興何母知劉裕之必濟視羽若元直如摧枯拉朽董母辯論順逆卒不出所料何其慮事之明而見義之決也要之三母皆有死志或死或不死或幾死而不死是則有天焉為人子者但知以全身遠害為孝而不知以盡忠殉節為孝觀乎三母可以警省矣

齊王孫氏母者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事齊閔王國亂閔王死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

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害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討淖齒殺之

晉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總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

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産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於時會稽内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從征汝何為獨否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

家丞相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北魏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為揚州刺史率衆出討賊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無措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朝廷勅有司樹碑旌美

隋鍾士雄母蔣氏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

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名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為書諭子茂等曉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

宋李母蔣氏江陰僉判李易之母也建炎三年金兵至守臣胡紡謂易曰吾曹義當死公母宜少避易歸具白

其母令避母曰我去則汝決不能守矣願與汝同死聞者義之

謹按忠之道不一處變亂紛紜之際葢尤難焉王孫賈之報君仇虞潭之定賊亂皆其母成之任城太妃則代子以禦寇鍾士雄母則決子以報德李易母則勵子以固守慈訓之益大矣夫人具良心未有不欲盡忠於君者特禍患迫於外死生亂於中耳覩乎諸母則忠義之性處閨閫中者猶感奮不能已必欲其

子之蹈大節成完人為人子者顧可計利害而昧順
逆哉若夫有官守而盡其職有言責而盡其言皆忠
之屬也教者與守教者惟視其分所當然而已
譙國夫人洗氏屢建大功嶺南悉定隋文帝俾幕府署
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
便宜行事降勑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
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
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

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後謚為誠敬夫人

謹按歷代之亂中土兵爭未息邊陲之傑往往割據自雄或討而不服或服而旋叛卒亦破滅無遺種當梁陳隋之時南北搆兵諸邊擾攘洗夫人以智畧起嶺表即抗衡上國稱霸一方誰得而禁之乃歷事三代執節惟謹中朝之寵錫頻至嶺表之生靈舉安其功德一何盛也且梁亡歸陳陳亡歸

隋行迹明正又非反覆事人趨利昧義者舉忠孝以教子孫即士君子佩聖賢之訓者不過如是

禮之道

敬祭祀

内則曰覩子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又曰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

腳臐燒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
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兎鶉鴽飲重醴稻醴清糟黍
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酒
清白羞糗餌粉酏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
雞羹析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
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
蚳醢脯羹兎醢糜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
諸梅諸卵鹽

又曰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

謹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女子則以夫之祖為祖者也既以夫之祖為祖當婚姻之始必齊戒以告鬼神所以附遠厚别者甚摯即所以睦族敬宗者甚詳然此道則自在家已習熟者久之覩父母之祭祀祖先若酒若漿若籩若豆若菹若醢皆自廟外進而納

之於神座助其供奠及其為婦祗事宗子宗婦不敢以富貴相加茍宗子貧而我富當其祭祀也宗子宗婦名為大宗庶子庶婦名為小宗具二牲而獻其善者於宗子次者私用以自祭且敬事大宗之祭齊戒而行之祭畢然後私祭乎祖禰恭順既存乎心即飯膳飲酒羞食有無之不加敬謹者飯有六種為黃黍為稷為稻為白粱為白黍為黃粱或熟而穫之或生而穫之膳有二十豆牛膷牛臐豕膮牛炙四物共為

一行居最北從西為始牛醢牛胾牛胾而醢者及牛
膾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始羊炙羊胾羊醢豕
炙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豕醢豕胾芥醬魚
膾四物為第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是下
大夫之禮加之以雉與兔鶉與鴽四物為第五行陳
之從西為始則上大夫之禮矣飲之類有三曰稻醴
曰黍醴曰粱醴清沛醇糟並而設之故曰重醴其名
有六釀粥為醴一也黍釀之粥二也漿三也水四也

梅漿五也諸所和之水凉者六也酒則有清者焉其事酒昔酒其色皆白焉羞則合蒸者為餌餅之者曰餈皆粉稻米黍米而為之焉食之數有二十六蝸為醢苽米為飯雉為羹麥為飯析脯與雞為羹細析稻米為飯犬與兎為羹俱三味相宜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以實其中也濡豚肉用苦菜包裹以殺其惡氣又實之以蓼縫而合之濡雞則用醢及醬濡魚則以魚子為醬而烹其魚濡鼈

亦加醢及醬皆實之以蓼縫而合之以上十三皆和調濡漬之有法也自此以下則醢及醬各自為物請得而詳數之棰脯而施薑桂者蚳蜉子為醢其十四十五也上所云之脯羹兔為醢十六也麋之胖者魚為醢十七十八也魚之鱠者芥醬之十九二十也麋腥則兼醢與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也乾桃乾梅之類用卵鹽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也此二十六皆古人君燕食之禮而祭祀備之虞夏商周凡事皆由

質而文冠雖異乎而祀祖考以致孝之心則同服雖
異乎而尊高年以長長之心則同飲食衣服掌之者
婦人祀先敬長成夫之禮者亦婦人此敬祭祀之制
所以不憚詳著於内則篇也
詩名南采蘩章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
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
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又名南采蘋章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

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謹按家道莫備於文王南國其被化之近者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於是乎有采蘩之詩大夫之妻能奉祭祀其家人亦叙其事以美之于是乎有采蘋之詩婦道無專故用蘩者事則公侯之事耳宮則公侯之宮耳雖沼沚澗中不憚躬親之勞備内官而主東房要以相夫子而廣孝

思當其薦蘩之初祭事方殷此夙夜在公之時也但見夫人被之戴於首者僮僮而竦敬及其徹蘩之際祀禮告成此薄言還歸之時也但見夫人被之加於首者祁祁而舒徐祭有終始心無間斷文王之化所從來遠矣蘋可以羞神明而采之南澗之濱藻可以薦宗廟而采之行潦之水是臭味未成誠敬已寓於躬採繼而盛之則方筐圓筥異其器烹之則有足無足異其釜是宗室未將牖下未奠誠敬詳著於分別

古大夫家立大宗之廟牖下其室之西南隅奥欝之地神靈所棲主婦薦豆實以葅醢其凛凛乎齊肅也以為必老於祭祀者也而年則其少少而能敬不特見其嫺於禮愈見其美於質此誰為為之哉

又大雅生民首章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謹按夫人一氣祖孫同體故祭祀之説以我之精誠

接天之精誠天下萬事萬物皆由此出婦人之道敬
祖宗所以衍孫子敬鬼神亦所以蓄本支也周之開
國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其母之誠敬可不推原
於所自始哉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當其祭天於郊
配之以先禖禮用太牢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盎以
明男子之所有事也詩人美之曰我周之所以初生
實惟有邰之女名曰姜嫄從高辛氏享先禖之神祓

無子而求有子上帝監其精誠使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既震動而有孕及月辰而肅居側室乃后稷所為生育也后稷既受於天則禋祀之地即後世興王之地卜世卜年神而明之又何疑上祀以天子之禮而尊之以配天乎此尤敬祭祀之大者

月令曰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又曰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黄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謹按天子以耕耤勸天下之農所以為食之本后妃以親蠶帥天下之織所以為衣之本然當其初行蠶禮則祭先蠶黄帝之元妃西陵氏蠶事方成兢兢乎郊廟之服不敢不共也郊廟祭祀之服不敢不給也季春之月可以養蠶后妃乃齊肅戒謹親向東方採桑而食之禁飭婦女罔修容儀敦誠樸素為天下先

並省婦使以勸蠶事夫后妃之所以致謹此蠶事者何哉誠見夫蠶事之所關者大也蠶事既登以獲絲之多寡定功勞之上下郊天祭祖之服皆賴此為共后妃督責衆婦是刻刻以天地祖宗為心也及其夏季可以染采后妃命婦官掌染采之事白與黒謂之黼黒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必遵舊典而無或差忒黒以象北方之水黄以象中央之土蒼以象東方之木赤以象南方之火必簡純潔

而莫敢詐偽郊廟祭祀之服從此取足焉后妃之勤如此大夫士庶之家葢可不懋勉乎哉

曾子問篇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禮器篇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又曰太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致

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宫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

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緑之元黄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葅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

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又曰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官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

太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又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别也

謹按祭祀之道主敬而夫婦之道主和和而不敬其和必流於褻敬而不和其敬必流於僞有能於嚴肅

恪慎之際而恬焉為之盡物盡禮祖宗未有不來格者故三月廟見乃稱來婦不廟見則婦禮未備祭於父母之廟而必擇日者敬謹以明相代之義也廟之內有阼有房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器樂器如此之分明也君在阼夫人在房豈非以日生於東月生於西以陰陽而辨夫婦之位歟乃君在阼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縣鼓倡於西而應鼓和於東是禮樂交治之情夫婦

有往來之好和莫有甚於此者諸侯太廟之內君后各親其事又畢然絕不相涉也合內外貫始終純是一敬君親牽牲必先告神而後殺大夫贊幣而從用幣正所以告鬼神也其廟餞之禮則君割牲肝而夫人薦盎饋食之禮則君割牲體而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表裏無間其敬洞洞誠實無偽其忠屬屬勉勉不已其饗勿勿是夫人與君同其敬不同其事也至於養蠶之禮始於季春之朔君皮弁

素積以重其事時既畢而獻繭夫人禮服而受之既以少牢慰世婦之勤又繅三盆手朱緑元黄各成其色念君服之重先王先公無之弗敬我何敢弗敬此其道祭統篇嘗暢言之矣古國君之取夫人其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事宗廟社稷故祭必夫婦親之大夫命婦從之官備則凡物皆備有葅醢之小物有牲簋之美物又有昆蟲草木陰陽之物乃謂之盡物外盡物而內盡志祭祀之敬庶乎其全推而上之

天子王后親耕親蠶與諸侯夫人之耕與蠶何異誠信無所不盡盡無所不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太廟之内執圭以祼尸執紖以迎牲鸞刀以修嚌皆夫親其事執盎以從夫涗齊以為酌羞豆以為薦皆婦親其事立阼立東房則位次有別執校執鐙執柄執足則授受有別酢必易爵則酬酢有別所以明夫婦之別也夫婦以情親而敬祭之心既摯則事事無所不敬敬乃能別別乃能和而夫婦之道乃可久

唐韓會妻鄭夫人者愈之兄嫂也滎陽人愈未齔失怙恃從兄官泰州兄坐謗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幼孤滿前不能歸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葬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

滎陽縣太君鄭氏比部郎元寬妻拾遺稹母也孝悌夙成習禮學歸元氏敬恭祀事雖隆冱服勤親饋無怠色元鄭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中外吉凶之禮有疑義取衷焉以無違於禮

宋韓國夫人鄭歐陽修之母也居恒泣告修曰吾始歸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必出涕言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肉又必出涕言昔吾嘗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其後常然至終身未嘗不然以是知汝父之能養也

謹按祭祀之禮既備於經書則凡婦人女子自當敬共恪守春懷風木秋感霜露而史不盡著為其相習

而為常道也況婦人無主祭之文夫死從子則主祭在子矣今所録之三人則有異乎尋常者在焉各天遠宦旅櫬無依孤幼伶仃艱難誰訴而拮据誠至祭拜無殊於夫存是韓氏祭祀之典以鄭夫人而傳也唐代禮法多所詳備世禄之家鮮克由之滎陽太君事事必準於典章諸凡吉凶嘉會固有折衷而敬祭一道尤為篤慎溽暑必親饋則無日不肅可知是諸大族祭祀之典以滎陽縣君而振也至於歐陽修之

母其致敬於祭祀者不自著而教子則引其父以為則畫荻教字自力於衣食以教康慨獄案以教慈敦儉薄以教居患難何所不悉而必以重祭祀為大是歐陽修之綿延宗祊以韓國夫人而全也

金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轍五世孫婦也蘇氏軾轍及過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世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

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於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天興元年許州被兵嗣之為汴京廂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室側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餘

謹按祭祀之道近則情篤而遠或否居恒則典循而變或否子則念嗣續而婦或否孰若白氏之賢當犪

居矢志之日上不忍墮學士之聲名香火嚴潔躬親
洒掃至於兵亂自縊室側可不謂誠敬終身者哉

御定內則衍義卷六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禮之道

肅家政

內則曰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又曰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

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

謹按合兩姓之好是為夫婦而孟子稱夫婦有别則合之所以别之也雖閨房之中配耦之際無敢褻狎推之各夫其夫各婦其婦而瀆亂之醜絶雝肅之教行豈非深明于别之道乎考之内則大而至于宫室内外居必異守必嚴出入必不苟微而至于汲井授

器必不相接湢浴必不相共寢席乞假衣裳必不相通其精嚴詳悉如此凡為一家之長者皆當留意焉然男子或外理庶務或有事四方閨闈細微之間多不及察是在職内政者正身以率之於一家之男女無微不致其辨庶乎長幼咸肅而遠近取則耳大學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夫豈無内助與

又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

又曰雖婢妾衣裳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謹按家之有政肇乎父子逮乎妻妾下至婢僕蓋莫不有禮焉父之于子至親也然各有室家則必異宫而處以别嫌而明微妻專夕妾不專夕禮也妻而不在妾之進御者似可以專夕矣然莫敢越尊卑之序至于侍婢之屬似微賤無足論然就其儕輩之中有長幼焉衣服飲食必先長而後幼觀此三者則凡門内之政當整齊嚴肅可以類推矣抑又論之既稱命士以上而且妻妾侍婢之咸備此必家之貴者貴則

驕驕則縱士大夫不免而況其内子乎故禮于貴者

其制加嚴而貴為内子者之處家尤不可不一稟于

禮也

易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吝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謹按傳稱男先乎女夫為妻綱乃易家人卦辭則曰利女貞彖辭則先稱女正位乎内豈非閫内之政其責尤重于女乎且不特以義方之父擬嚴肅之君而母亦有然是則家正而天下定所頼于陰教不淺矣克嚴之義閑之于蚤而悔乃亡即過于嚴整而其究則吉雖本于誠信而其道必威蓋聚相昵之人處至近之地褻狎易而整刷難此易所以丁寧告戒也有母儀婦道之任者宜身體而力行之

宋昭憲杜太后旣笄歸于宣祖治家嚴毅有禮法

光憲曹皇后儉制曹氏及左右臣僕分毫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遼世宗后甄氏嚴明端重內治有法莫敢干以私

金睿宗貞懿李皇后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

世宗昭德皇后烏凌噶氏治家有敘甚得婦道

謹按帝王之家內政尤宜嚴肅貴若太子諸王公主

妃嬪之屬賤若内臣宫婢之類人衆則賢否不齊事多則善惡不一皆藉主内教者待之以至公御之以至正則咸範于法而不納于邪觀宋遼金諸后或已正中宫或猶在藩服或未承大統然其治家之道載在史册未有不以整肅著者蓋家之義貴合而非離則不合家之情貴和而非嚴則不和非徒尚慈祥之名而卒蹈姑息之弊則家亂而國亦隨之何可不慎哉

魯季敬姜嘗如季康子之家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康子嘗至敬姜闑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

入婦辭孟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户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禮于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于姑母之道

謹按治家之道莫要于辨内外内外辨而後無越閫

之言燕私之失古之賢媛未有不深究乎此者季敬姜因康子與言而著内外朝之論蓋凡國君卿大夫治政事之地皆謂之朝非婦人應對之地是以往季氏則必入寢門而後與言及康子來則闕門與言而不踰門限是蓋有肅然不可踰之矩焉至于孟母之言似恕而實嚴夫果夫入門而問上堂而揚聲雖入户視下為婦者敢褻惰乎禮曰毋不敬詩曰各敬爾身處閫内者能敬以自持家政之不肅者鮮矣

晉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黄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宏雅博覽記籍適渾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凌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謹按家政非一端而其要不外乎禮法禮以齊之則秩然其有可遵法以束之則確乎其無可越晉世風俗頹敝士大夫多為放達乃王氏二婦猶能以禮法

治其家蓋亦幃房之傑出者矣至于較門閥矜奩貲

婦女常態而鍾不凌郝不屈殆有君子之風焉

北魏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儀容選

入東宮生太祖苻洛之內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吏避

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

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國家裔胄豈止爾絕滅也

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得

免後劉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為顯弟亢埿妻知之密

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廐中羣馬顯使起視馬后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賀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埿匿神車中三日亢埿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宫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慚而去

平文皇后王氏廣甯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昭成后匿之於袴中祝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灅源川築城郭起宫室議不决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為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

遼元祖簡獻皇后小字伊埒多元祖為朗德所害后嫠

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鄰家耶律臺押乃獲安太祖生
后以骨相異常懼有陰圖害者鞠之別帳重熙二十一
年追尊簡獻皇后
謹按國家之本繫於太子慈愛撫育母之常情然當
患難之中而保全後嗣上衍狐危之緒下開遠大之
業非深識定力未易言也北魏獻明皇后之全其子
制劉顯以智服染干以正平文皇后及遼簡獻皇后
或藏子衣中或鞠子别帳豈臨難倉皇無措者雖諸

帝獲免亦有天幸然三后之功多矣北魏與遼開疆享國大約相類人知兩太祖創闢之烈豈知慈宮皆大過人乎

禮之道

定變

易坤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謹按男法乾以治外女法坤以治內剛方之事似非宮闈所宜預者然觀坤之文言坤性至柔而氣之所

發㪍不可遏坤體至静而德之所貫確不可改有國家者當冢嗣幼穉之時處中外危難之際無賢母保護主持則變故無由而定至人主行事有出乎仁則入乎暴遠乎興則近乎亡亦藉賢后之匡正焉是非深明乎坤之道者豈能處猝然而不驚計久遠而無失乎觀禮稱社稷人民後嗣皆歸之于禮禮失則不正雖羣策羣力莫能定其變者禮立則正雖宫闈之一人足以定之或身殉君上或力捍危城或摧破强

敵可謂定變之烈烈者也故表而出之使椒房有所

取法爾

北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强族多聘之並不肯許及見神武帝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神武旣有澄清之志傾産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閫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寛厚雅遵儉約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二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

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六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宇文泰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于蠕蠕欲娶其女后贊其為國家大計蠕蠕公主至后竟避正室以處之神武愧而拜謝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文襄帝嗣位進為太妃文宣帝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為中止天保初尊為皇太后

五代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

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為人明敏
多智畧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
追黄巢還軍過梁館於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
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
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隂召大將謀保軍以還
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向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
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
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

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懐英等連歳攻晋圍太原晋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為太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公亡奔達靼幾不能自脫頼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

兵稍稍復集

謹按北齊神武帝後唐太祖崛起為侯王其智筭才武皆不世出然亦有内助焉婁后識神武于微賤豫預密畫其大者如策侯景安蠕蠕可稱偉畧劉妃諫攻梁之非計明北奔之必敗使唐室危而復安惜兩君皆偏霸之才所習者不過權謀攻取之事為后妃者亦僅能以權謀攻取佐之然功在二國何可泯乎

陳高宗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梁人也年九歲幹理家

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生後主高宗即位立為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為亂加刃後主賴后與樂安君吴氏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為皇太后當是時新失淮南之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病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以後主之命實皆決之于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

遼興宗仁懿皇后蕭氏清寧九年秋敦睦宮使耶律良以宗元與其子納𠯁古反狀密告太后乃言于帝帝疑之太后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為計帝始戒嚴及戰太后親督衛士破逆黨太康二年崩謚仁懿皇后

謹按史載陳之叔陵遼之宗元亂起宗親幾成大變向非柳后之力救蕭后之決戰其國豈有幸乎至大敵相逼而外禦邊防内理庶務寶扶危定傾之大者至後主覆邦而道宗保國是又在承母教者之賢不

肖矣

晉慕容垂妃段氏字元妃右光禄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與妹季妃言俱不作凡人婦垂納元妃為繼室范陽王德亦聘季妃焉垂既僭位拜為皇后立子寶為太子元妃謂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

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君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卒寶嗣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

遂自殺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耳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四王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于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

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

謹按立嗣遣將皆國事之大者慕容垂一時雄傑振旣滅之緒燕國復建誤立子寶國遂紛紜晉之滅蜀旋取旋亂雖終入版圖所傷不小向使其主納元妃之諫信王后之言則燕祚必長蜀疆立靖豈有莫追之悔乎夫二君才畧咸有足稱然明識蚤見乃不逮宮闈之哲則知定變之道亦於立嗣遣將慎之而已矣

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相武惠王彬

之孫女也慶歷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
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
亂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急呼都知王守忠引兵入
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
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
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
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
力賊即擒滅閤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

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為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于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内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記綱要明年夏帝疾愈即命撤簾

還政

謹按曹后深謀遠識誠不可及如戒新法則謀出王安石于外戒燕薊之開釁妄圖則引太祖太宗之成法以為言感動可謂切至若夫定寢殿之變則明斷果決如丈夫而英宗感疾垂簾聽政又未嘗任己意豈非明于理而合于道與胡為乎神宗信曹后反不如信王安石也

宋英宗宣仁聖烈高王后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

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絶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為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勿輒入又陰敕中人梁惟簡製十歲兒一黄袍懷以來葢密為踐阼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

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寛民間保戸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又起文彦博于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且令亟䟽可用者光公著至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彚進于廷凡熈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戒其臣下復勿生事于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

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
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為異
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訕上為名逐之耳此宗社
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
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后曰
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
殿足矣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兾得復
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遊說乎且汝

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即斬汝媼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云

謹按宋高后行事載在史冊者皆盡美盡善即古聖賢之主何以加焉宋自真仁以來立國固而施澤久迨乎英哲之際賢奸迭進否泰反覆乃又歷三傳而後覆敗則皆元祐數年之仁政有以延其祚也后自

言毋后當陽非國家美事然當時主少國疑羣奸紛紛思逞非后孰能定之嘗考歷代獨北宋不遘女主之禍而屢受賢后之福如高后竟媲美仁宗矣豈非家法遠過漢唐故宮闈淑善輩起耶

宋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宰相敏中曾孫女也治平三年歸于潁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為皇后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

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謝不拜移時乃聽凡
紹聖元符以還悖所斥逐賢大夫士收用之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靖康末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
議尊后為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后聞康王在濟
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孟忠厚持書奉迎命
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
張俊逆於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
士㒟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

改元后以是日撤簾

謹按宋至哲宗之末國事日非迨乎徽欽遂至覆滅蓋其君皆中才以下而又為羣小所蔽也乃向后決策迎立長君孟后播詔再興江左宗社安危興亡係乎宮闈殆不幸中之幸矣若哲宗無知人之明徽宗多縱欲之失是則近慚賢母豈特遠愧明君乎至南渡以後諸帝固不逮祖宗宮中稍有賢淑亦無曹高向孟之比國安利不日蹙哉

漢孝元帝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選入後宮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婕妤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禄勲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建昭中上幸虎圈闘獸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謹按易稱君子致命遂志言命有所不惜而志期於必遂也苟無忠烈之志則生之可愛死之可畏安有不却顧而變節者哉漢馮昭儀當熊之事方猛獸突至羣心駭懼昭儀即隨衆走避元帝豈獨責之乃直前蔽帝甘以身當蓋定于內自不為外外變所奪耳考昭儀父兄皆自以器能致高位不藉女寵則其根源固有過人者若元帝能敬昭儀之忠而不能戒鬭獸之失豈所以重萬乘訓後嗣乎

隋南陽公主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把歸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雷耻淚下盈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于

士證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于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以謀逆之事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唐平陽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為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高祖巨賊何潘仁壁司竹園殺行人稱總管主遣家奴馬三寶諭降之共攻鄠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持所領會戲下因略地盩厔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眾禁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

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高祖即位以功給賚甚厚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劒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昔主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為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州刺史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為我謝王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是我

聞楊氏篡周尉遲迥乃周出猶能連突厥使天下響震況諸王國之懿親宗社所託不捨生取義尚何須邪人臣同國患為忠不同為逆王等勉之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皆被殺

謹按公主生於深宮之中長于保姆之手習成驕貴修女德而盡婦職亦已難矣況効忠執節之事乎乃唐平陽公主起兵畧地戡定關中佐命偉烈初不藉厥配也隋南陽公主蹇適匪人國亡之後捐其子以

飭法絶其夫以明義唐常樂公主憤武氏之亂邦贊諸王之聲討稱同國患為忠不同為逆此皆有見于綱常而忠果之性足以決之者嗟夫當開創興隆之日則奮志成功值危亡擾亂之時則捨生取義特有幸不不幸耳凡居儲宮處藩服者際國家之變尚其勉之母岀女子下也

晉襄陽太守朱序母韓氏以秦苻丕寇襄陽克外郭序固守中城韓氏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

娌及城中女丁築斜城於其内及秦兵至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號為夫人城圍之經年不克

隋伊川寡婦胡氏甚有志節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為密陵縣君

唐鄒保英妻奚氏萬歲通天初契丹入寇下州奚氏率家僮女乘城不下詔封誠節夫人高氏飛狐令古玄應妻也黙啜攻飛狐高固守敵引去封徇忠縣君

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憤史思

明之叛相與歃血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

補果毅

金阿林妻實哩質者金源郡王尼楚赫之妹天輔六年

黄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林從軍實哩質糾

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

來攻實哩質以氊為甲以裳為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

實哩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

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樂師為穆琨

阿嚕章宗室承克之女夫亡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克為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克應清鮮鄂諾阿嚕章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粮以自守鄂諾使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克書入城阿嚕章得而碎之曰此詐也鄂諾兵急攻之阿嚕章衣男子服與其子富岱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鄂諾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鄂諾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富岱論功遷賞

謹按女治內事寢門之外非其職業況封疆戰伐之

事乎然天賦忠正之性何分男女苟從君國起見則奮志孤城之内決機兩陣之間固有男子讓其武者韓氏夫人之城料之既明築之復固奚氏高氏堅守不下强敵爲之引却胡氏實哩質阿嚕章或守節不從叛逆或率衆大破寇兵至侯氏唐氏王氏則奮起討賊竟授武秩此數女子豈非閨房之傑哉當時諸主或錫以封號或官其子孫蓋亦知勸忠之道矣

魯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

武公與其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世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于宮將殺之義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于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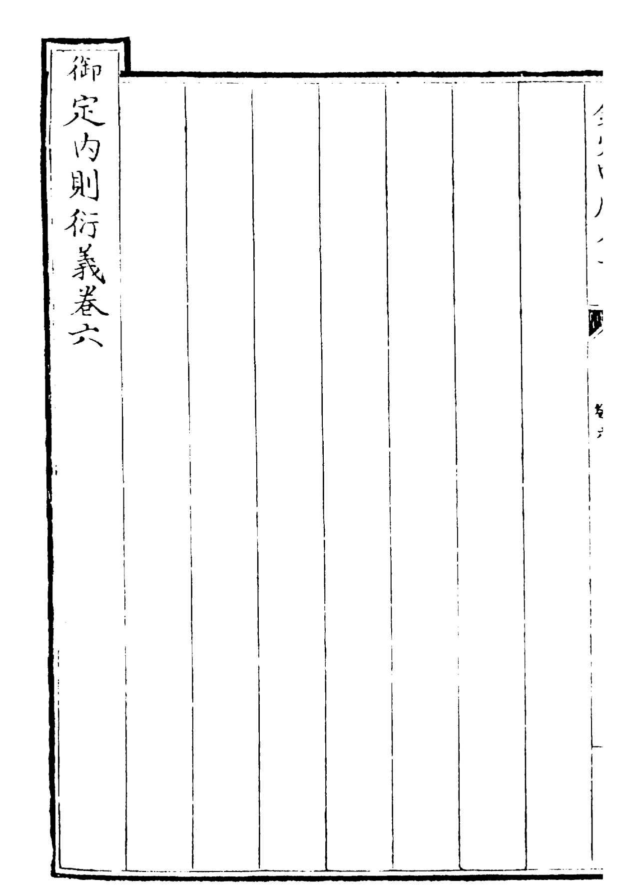
公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也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族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族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

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言故臣曰今魏國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恃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

葬之祠以大牢寵其兄為大夫賜金百鎰

謹按臣子之效義于君分也至于乳保之屬善于撫育即稱盡心乃魯孝義保以計免世子于難子死而君立魏節乳母抱公子而逃為故臣所告身死臣子亦死豈非堅金石之心秉冰霜之烈者乎至魏之故臣真犬豕不食其餘矣歷代人主嘗以六尺之孤託其重臣貴戚墓土未乾或賣之于人或攘之于已視乳保豈不愧乎人主為後嗣計者慎所託可也



御定内則衍義卷六